与草原相约

——第二十六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侧记

本报记者　张稚丹

包头是个与众不同的城市，空旷敞亮。大片的林地、公园，隔开了疏疏落落的高大建筑，城市中心居然还有个可以骑马的赛罕塔拉大草原……处处显示出使用土地方面的豪奢。因为包钢，上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颇有野心地想将包头设计规划成“小上海”。所以直到80年代，人们仍然在为火车站到市区的距离所烦恼。如今，预留空间的优越性开始显现，城区浑然一体，不用到遥远的地方去开辟新区。这里的文化也呈现出包容大气的特点，游牧的草原文化、农耕的黄河文化、晋陕移民进包头的走西口文化、钢城的工业文化，互不相属却又相互融合。

2016年，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首次选择了一个非省会地市级城市。7月28日到30日，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包头市人民政府、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共同承办的第二十六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包头市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包头人对书博会表现出超常的热情，主会场里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好像整个城市的人都涌到了这里。人们表情郑重，因为这里很少举办全国性的大型文化活动。

牧耕同样可传家

本届书博会上，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中华读书报》承办的“十大读书人物”揭晓。今年5月去世的作家、翻译家杨绛当选“读书致敬人物”。

颁奖仪式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萌态可掬的9岁小姑娘李付沐瞳。来自人大附小三年级的沐瞳已读了近5000本书，阅读对她来说是轻松的玩耍、是专注的快乐，是满足好奇心了解一切未知的窗口，一天不读就不舒服。她认为小孩应该有自主阅读的权利，强制要求只能让人心生抵触。2015年，她作为“中华文化小大使”出访美国，还在湖南卫视《好好学吧》节目中，与挑战的成人选手进行传统文化知识PK，被誉为“国学小公主”。2016年她参加央视《读书》栏目暑期特别节目《我的一本课外书》。当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小朋友缺乏图书时，她十分震惊。为此，她将自己的手工、书法和国画作品、原创小绘本义卖，购买了图书和书架。到今年，她已完成了对湖南衡阳县湘西小学和贵州六盘水甘塘小学的“多多童书架”的捐赠。

1981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的道·图门巴雅尔考上了大学，但由于通信不便，等他赶到旗里时已经晚了。旗教育局安排他当了临时代课教师。1993年，道·图门巴雅尔辞去工作回家牧羊。当年，儿子出生，他希望儿子成为一个读书人。1996年，他依靠自费购买的近3000册图书，创办了内蒙古首家个人草原书屋，每年都投入1万多元购买书刊、维护书屋设施，还不定期地举办新书推介会、诗歌朗诵、歌咏比赛等活动。目前，书屋拥有报纸、杂志60余种，藏书1.2万多册，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周围牧民的思想观念。2014年4月，道·图门巴雅尔成为全国第一个被广电总局授予“书香之家”的牧民。

当选“十大读书人物”的还有108岁、一生与书结缘的经济学家杨敬年；因为爱读书、会读书，从卖酱油臭豆腐的售货员到企业领导人，再到电台主持人、企业报编辑的冯传友；晚年潜入山村开书院的新华社记者李锦；创办“萤火虫教师读书会”、十几年来在全国举办20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的儿童文学博士、著名阅读推广人王林；克服困难，攒下藏书数万，开办“种善书塾”“问田书苑”，影响街坊四邻和亲朋好友的山东省滕州市石楼村藏书人杨位浩；到孔子故里做乡村国学教育，一年大变村风，被《新闻联播》报道的社科院哲学所研究人员赵法生；每天选书、荐书、送书，让农家书屋活起来的山西运城书屋管理员张克义；20年坚持“做一家纯粹的书屋”，晓风书屋的创始人朱钰芳。

名家分享读书乐

由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起的“读者大会”，历来是全国书博会的重头戏。今年的读者大会，首先出场的是文化学者、作家余秋雨。听到他的名字，身旁的当地女孩不禁发出欣喜的惊叫。

余秋雨说，“阅读”二字有更严肃的含义，它是对有条理文字的理解、领悟和吸收。信息缺乏和信息爆炸都会让我们极端无知，过度的通俗阅读对智能未必是良药，大量的信息会占有你，使人失去判断、思考和选择的能力。我们要固守由出版人和严肃作家所营造的小岛，以免在滔滔信息洪流散漫无际的阅读中沉没。

清史专家阎崇年认定读书至上。中学时，老师说要读《史记》，100遍、200遍地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当时他就觉得自己会从事历史研究。他认为经典是一个时代人类思想的精华，光阅读还不够，还要思悟、明理、践行。像赵括那样只是纸上谈兵，只能带来更大的损害。

漫画家蔡志忠已经看过2万本书。他说，读书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活动，20块钱，就可以阅读老子一生的智慧。真正的成功，是看你做出什么事情，影响了什么人，给社会带来怎样好的变化。如果一个人流落荒岛，只能带一件东西，他会带纪伯伦的《先知》。

道·图门巴雅尔（左）当选“十大读书人物”

李付沐瞳（左）当选“十大读书人物”

种花插柳待成荫

乌海市景观更为奇特，西边沙漠的黄色与本地的绿色以及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蓄水形成的“乌海湖”的青绿交相映照，三山环抱，一水中流，不愧是“黄河明珠”。

书博会分会场设在乌海当代中国书法艺术馆。7月29日开幕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和出版界人士，首先领略了一场近千名爱好者参加的“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全民书法大赛。上至耄耋老年，下至稚龄儿童，人人临案挥毫，显示出“中国书法城”的风姿。

乌海以“乌金之海”著称，其焦煤储量占内蒙古的60%。1994年，市委、市政府以质朴的矿区书法文化为基础，作出了创建书法城的决定。拿出真金白银用于书法理论研究、书法创作和人才培养。2008年，乌海被中国书法家协会正式命名为“中国书法城”。如今，55万人的乌海市，有5万多人常年研习书法，每年由内蒙古选送参加全国书展、书赛的作品中，乌海占40%以上。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当文化展现出它的魅力，有效的推广会让它插上翅膀。

书博会期间，呼和浩特的“雷蒙读书会”办到了乌海书法广场的“阅遇书吧”。分会场上，《孔萌小悟：我听爸爸讲论语》读者见面会，主持人以才艺热场；资深讲师深入探讨幼儿绘本对儿童发展的价值。还有图书捐赠仪式、读书讲座、新书推介、阅读经典朗诵美文、亲子阅读故事会及婴幼儿亲子阅读一对一规划与指导等活动，就像播下花的种子，插下柳树的枝条，我们可以期望它们不断成长，开花成荫，让书法城同时成为“阅读城”。

全民共享的读书节

7月30日，书博会落下帷幕。

本届书博会共有44个代表团、860家出版发行单位参展，参观人数近71.6万人次、展出图书41.68万册、新书19.91万余种，纪念建党95周年和弘扬主旋律图书4000余种，出版物交易额40.16亿码洋，现场总销售102万册、3007万码洋。此外，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家出版发行单位，向内蒙古捐赠价值740万元码洋的图书和阅读体验卡。曹文轩、葛剑雄、麦家、周大新、杨红樱、石钟山、鲍尔吉·原野、高希希等文化名人也出席书博会相关活动，书博会前后共举办各类活动1650场。

正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阎晓宏在开幕式上致辞中所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突出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央高度重视全民阅读。今年适逢我国全民阅读活动开展10周年，作为促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重要平台，书博会将以书为媒、以文会友，激发人民群众的阅读热情，用阅读打牢我们的文化根基，涵养我们的精神家园，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届书博会，充分践行了把书博会办成“人民群众的读书节”这一理念。

本届书博会吉祥物

陆谷孙：平实的学者

单颖文

陆谷孙，1940年出生于浙江余姚。复旦大学教授、博导，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协会员。他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是同类词典中最具权威性、使用率最高的工具类图书，是联合国必用工具书之一。他还译有《幼狮》《钱商》（合译）《二号街的囚徒》《鲨颚》等，英译汉文字200万字左右，著有《余墨集》《莎士比亚研究十讲》等。

陆谷孙先生去世当晚，“文汇笔会”微信推出了一组纪念微信，其中的一张配图很是特别——画面上，陆谷孙正从复旦校园里毛泽东像旁的道路走过。树很高，楼很大，唯一的人物只有他，却占了很小的比例。看起来，这应该是一张远远抓拍的“追星照”。笔会的编辑说，他只晓得是近几年某个复旦学生拍的。于是，他为这张图配了一行说明：“您以为您是独自一人走着，其实有人看着您。”

我以为，这组图文很好地回答了近期媒体的一个追问：为什么陆谷孙的离开，会让这么多人关注，引起这么广泛的社会影响？

答案或许可以由两点构成——首先是因为陆谷孙的学术地位。尽管他常说自己只是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的一名教师，是个匠人，但他的学识和人格足以担得起“学术大家”4个字。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学生以抓拍到漫步校园的陆谷孙为乐事。但“学术大家”往往是清高的，陆谷孙也素来不爱在社会上抛头露面。但比之那些“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大师，陆谷孙仍是可亲近的。试想，如果学生们都不认识他，怎么在百米之外“立此存照”呢？所以，这便构成了答案的另一部分，陆谷孙有和普通人交往的能力，这种能力又不适合用“接地气”来表述，姑且称之为“人民性”吧。

陆谷孙曾说过，如果能够再次选择，他还是会做老师，因为他喜欢教书，喜欢学生。光凭这一点，就与许多埋头做学问又深居简出的学者不同。他从1963年研究生一年级给本科生开课，在讲台一站就是50年。2013年5月31日，73岁高龄的陆谷孙在复旦3108教室上了最后一堂课，许多校内的、校外的，毕业的、在读的“粉丝”蜂拥而至，教室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起来。

陆谷孙一生获奖无数，但他最为珍视的奖项，是前几年复旦学生自发票选出的本校最受欢迎的老师。他的票数遥遥领先，排在首位。他对我说，学生选出来的奖，才是真正的奖。尴尬的是，我那次采访他，却是因为他获得了“上海市社科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贡献奖”，这个类似于上海社科界的“终身成就奖”，一共才颁发给4个人。结果他根本不清楚这事儿，还是旁人提示他曾接到过电话和书面获奖通知，他才记起有这么个事儿，还一个劲地问为什么要颁发给他。当得知这个重量级的奖项与他正在编辑的《中华汉英大词典》有关时，他叹了口气，对我说：“词典是集体做的，我一个人顶着一组人的名义得了奖，说严重点，不也是一种剽窃？这句话你要写到稿子里去。”后来，陆谷孙没有出席那场盛大的颁奖典礼。

陆谷孙过世，微信朋友圈几乎被“陆谷孙”三个字刷屏。除了转发新闻和各类纪念文章，还有不少普普通通的学子记述了与他的交往片段：

一位复旦青年教师写道，2010年毕业典礼邀请陆谷孙出席，学校安排了轿车接送他，结果他拒绝了。他说学生们是主角，主角都没有专车接送，他怎么能要这特权？于是，年过七旬的老先生在30多度的高温下，顶着烈日步行了20来分钟，从复旦宿舍走到了正大体育馆。

一名毕业6年的复旦学生回忆，大二时，他曾代表复旦演讲与口才协会邀请陆谷孙做系际辩论赛评委。他在一场陆谷孙的校内讲座结束后递上邀请函，陆谷孙接过来卷成一卷，在他头上敲了一下说：“我才不给你们这些小朋友的活动做判官呢。”他说的时候笑眯眯的，满是慈爱。

一个刚考上大学的女孩记得，初中时她有英语作业不懂，发现微博上的“陆老神仙”就是工具书《英汉大词典》的主编，便在微博上向老先生提问，没想到素昧平生的老先生竟然认认真真地回答了。

如果说，这些都是象牙塔里的交际，不妨再举一个例子。在陆谷孙过世第二天，一位在陆谷孙家附近卖电话卡的小贩，一早送去了一个很大的花圈，还在灵堂跪下了。他说，陆谷孙有时候还会帮他看摊子。说到这里，他放声大哭起来……

这都是一些小事，陆谷孙可能都不记得。这些叙述者走在路上，陆谷孙也未必全都认识。但是，有多少大师能让“路人”们记述下如此之多的生动往事呢？

墨学研究的现代性转化

解启扬

中华民族，若无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将会丢失民族的精神魂魄。优秀传统文化的复活重生，是墨儒等百家之学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从广义学术史和当今文化研究现状的大视野看，所有理论研究皆历史，墨学研究不例外。墨学研究比注重墨子思想、文本考订的《墨子》研究范围更广，它涵盖墨学分科、墨学史研究、墨学研究方法论，特别是墨学的现实转化和创新研究。孙中原主编的《墨学大辞典》集数十年墨学专攻，全面概括、提升世界范围的墨学研究成果，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2015年后期资助项目，商务印书馆2016年7月出版。

辞典通常是解释词义的工具书，我通读《墨学大辞典》以后，这一认知有所改变。

《墨学大辞典》内容远超一般辞典工具书的范围，是墨学性质、体系和发展精炼浓缩的百科全书。它最引人注目的词条释文，是墨学研究方法论，探讨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现代性转化的课题。

《墨学大辞典》是新元墨学以辞书形式系统性和大规模的呈现，可说是新元墨学的问世宣言与大胆尝试。该书英文译名：A Companion to Mohism，意为现代墨学研究的指南与参考。

新元墨学不等于新墨家。一字之差，对待传统文化态度有别。新墨家对墨子情有独钟，视墨子为本位，认为墨子话语最适合现代中国发展和社会实践，凸显承续墨子，贬斥他家。这种倾向封闭保守的文化观，跟全球化地球村时代显有抵牾。新元墨学禀赋兼容开放的学术新风和创新方法论特征，肯定墨学在当今时代的价值、意义、功能和作用，但不排斥世界其他各流派学说，主张以同情理解的情怀，使墨学跟世界多种多元优秀思想文化深度交融，巧借他山石，促进新元墨学的创造性转化和重生。

国内学术研究发展由上世纪80年代思想传播研究为主流，到90年代回归传统，簇生国学热。在国学热的潮流中，面对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现代性转化的课题，学界观点百花齐放。有一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古圣先贤的思想精髓，思想内涵有普适性和开放性特征，应继承弘扬。但此派有一显著特征：强调某派思想的独特优势，贬斥其他学派。另一种观点认为，古代思想家创造灿烂文化，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今日中国文化建设，不是传统的照搬与复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重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必须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跟全人类积淀数千年的世界优秀文化深度交融。《墨学大辞典》编者明显属于后者，即刻意为国人打造综合兼容的大度多元文化精品。

《苹果，苹果》讲述苹果基金会故事

纪实文学作品《苹果，苹果》日前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杜文娟采访记录了苹果基金会10年来的慈善故事。苹果基金会由今典集团联席董事长王秋杨女士发起创立，自2003年起的十多年间，已成长为面向藏区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迄今为止，基金会共投入1.35亿元，用于阿里的教育、医疗、环保、藏文化保护等各个方面，捐建捐助了苹果小学、藏医学院、“赤脚医生”工程、环保系统等公益项目，多次获国家级慈善大奖，并吸引了更多的企业和名人加入。如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基金会捐赠的阿里地区第一辆雪域流动体检车开进了村里；当当网和基金会合作，在阿里地区建起了55个图书馆和阅览室，共12万册图书。（郑娜）